

新製增補全琵琶重光記

高麗通志卷之三十一

西漢

新製增補全  
琵琶重光記

古本戲曲叢刊五集

據上海圖書館藏  
清乾隆刊本景印  
原書版匡高一九六  
毫米寬一三九毫米

潛莊補正全琵琶重光記叙



潛莊先生爲吾邑大宗伯方麓先生佳公子姿神朗澈玉立人表而性適閒曠不羨榮利嘗手一編叅悟本真能洞燭人之肺腑時出異方治人痼疾輒奇中全活如千人客秋自病下醫者百方以進悉屏去命家人鬻蟹數十觔瞰之疾遂大瘥聞者駭怪而終不辨其所以然也病旣瘥尚行散一室未見客檢書簏得琵琶本閱之喟然曰惜夫東嘉稱善填詞乃自開滲漏以貽千古口實也甚至續貂者謬爲打三不孝之劇而訾議伯喈者遂牢不可破縱通史傳者能

爲中郎白而白之者什二三。詈之者什七八。使仁人孝子。啣千古不白之冤。是非借中郎以諷王四。反借王四以傾中郎也。可乎哉。因於對月齋後插郵阻一齋。後乃據史傳廬墓一節以實之。隨幻出應召辭墓趨朝數齋。按節叙次。而後作焚黃齋以終之。其於中郎終始孝思已無可議。又以原本草草完局。少照應收拾也。作憶女俞。請收拾牛相圓夢。收拾蔡公婆。邂逅收拾張廣才。歸寧收拾牛女。臨照收拾趙婦。又數齋中一絲牽引。彼此關動。而全部無不照應。細至墜馬之傳臚。老姥惜春院子等。無不隨手收拾。而皆以

烘托中郎之孝。情境完繕而逼真。頭緒清徹而順序。  
雖皇媧煉石妙手。何以過是。然後觀者聽者耳目頓  
易油然於伯喈愛親之仁。而憬然於前此妄議者之  
過也。則謂潛莊此書卽以是治東嘉之病。及千古妄  
議者之病也。可且是書成。潛庄病亦良已。謂卽以是  
自醫也。亦可吁異哉。抑余有感焉。古人之啞冤者。尚  
爲白之。其不忍。今人之戴盆。可知也。古之有純行者。  
必爲幹之使全。其不忍。沒今人之善。可知也。傳奇中  
欠缺。未當必爲補之。正之改之。芟之使成全璧。其於  
經書之闕漏。傳註之訛繆。諸子百家之誕妄。其必不

隨聲附和而能出特識爲定論可知也。梨園雜劇詩歌樂府之餘緒耳。而調宮協羽備南北以合中聲。其必能鼓吹休明歌詠太平可知也。余故旣卒業而有以覘潛莊之蘊之深也。遂擊節而爲之序。至其用意周匝詳其自序中茲不覩及。

雍正癸丑重九前三日年家眷同學弟徐紹楨拜譏



叙

古今來傳奇家。當不啻千百種。然其爲說。不過二者而已。一則附會成文。取史策中所著之人。所傳之事。參之臆說。以僞雜真。或續貂。或蛇足。而其甚者。變亂是非。顛倒邪正。在有識者觀之。或扼腕憤歎。而愚夫愚婦。則喜談而樂道之家。絃而戶誦之矣。一則憑空撮撰。卽吾意中所有之人。所指之事。借題影射。將無作有。爲蜃樓。爲海市。而其下者。穢亂奸邪。汨人性情。壞人心術。狂且怨女。轉輾沉淪。風頹俗敗。是二者論。其說則各異。列其罪則維均。然余以爲與其附會成

文無寧憑空撮撰。何則。彼憑空者。其人姓名爵里。宗黨友朋。本屬子虛烏有。則其是非邪正。可以任意粧點。但求聳聽悅目。不必援古證今。蓋宇宙之大。何所不有。彼姑妄言之。我亦姑妄聽之而已。若夫附會者。其人其事。載之史籍。歷歷有據。焉可誣也。從來傳奇之最著者。莫如琵琶荆釵。荆釵之王梅溪。宋之正人君子也。晦翁極稱許之。而孫士權。則梅溪之契友。爲端人友。則必端人可知矣。乃荆釵之醜詆。不遺餘力。謂之何哉。彼錢玉蓮者。不知果何人。相傳卽士權之妻。無從考證。大抵作者之意。主於汚穢。則明譏暗謗。

亦任其變亂顛倒而已。至於琵琶記之蔡中郎。其變亂顛倒尤甚。按范曄後漢書。稱邕事母至孝。母滯病三年。非寒暑節變。不解襟帶。不寢寐者七旬。母卒。廬於冢旁。有馴兔連理木之瑞。遠近異之。皆往觀焉。是中郎固古今來一大孝子。而記中所撰。皆反其事。而極誣之。不知是何肺腸。而作此種種惡業。我故曰。與其附會成文。無寧憑空撮撰之。猶愈也。或曰。若種種者。苟在上爲風化起見。曷不盡燬之。以滅其迹。曰。不能也。彼之所著。號爲名家。搬演已遍四方。流傳又數百載。雖鄙媿田翁樵夫牧豎。心目中莫不有此種種。

卽欲燬滅烏得而燬滅然則奚爲而可曰是有道焉  
古語云因病發藥借矛刺盾惟就彼之曲說救以我之正言所謂補苴其罅漏彌縫其闕失磨白璧之瑕去青蠅之玷又如老吏治獄舉筆畧爲改竄縱有彌天罪案亦居然爲良善完人矣如潛莊所補琵琶記十三齒是也以此而搬演而流傳將使鄙媿田翁樵夫牧豎皆拭目改觀動色稱嘆至今日始知中郎爲大孝子是中郎於千載之下大不幸而遇東嘉乃猶幸而遇潛莊也然則潛莊不獨爲中郎全名亦且爲東嘉補過推此意以引伸觸類若荆釵之誣謗當亦

有。起。而。矯。正。之。者。而。潛。莊。之。十三。齒。又。爲。諸。傳。奇。幹。  
旋。之。噶。矢。矣。厥。功。茂。哉。是。爲。序。

雍正癸丑孟秋望後清溪耕還散人題於綠雲精舍



卷

五

序

傳奇之作。大抵假托故事。翻弄新聲。奪人酒杯。澆己  
魂壘。於是歌呼調笑。感慨淋漓。令古人之性情盤旋。  
于紙上。宛轉于當場。卽閱者亦不自知其悲歡喜怒。  
之。何以隨所觸而不能已。然其感人之深。而歸于中  
正和平者。必以忠孝爲至。否則徒供悅目聳聽而已。  
元人詞曲。擅絕千古。而琵琶記。其最著者也。特其所  
傳蔡邕事。與後漢書所稱中郎孝行。大相逕庭。致中  
郎千載後。爲里巷唾罵。嗚呼。冤已。余兄潛莊起而正  
之。續製十三鵞。以沉博絕麗之才。寓顯微闡幽之旨。

其中儼白妃青調宮協羽。不爽尺寸。渾然天成。且聲情跌宕。意象豪邁。則又以北調擅場。補原詞所不逮。遂使鐵板承前。紅牙侍後。柳七郎之曉風殘月。蘓長公之大江東去。直兼長而備美矣。卽起東嘉于地下。有不擣舌而不下者乎。昔張伯起改定紅拂。梁伯龍重編吳越春秋。雖或膾炙騷壇。終無裨于名教。若潛庄新劇。旣爲中郎全名。復爲東嘉補過。尤有深意。不僅在秦箏趙瑟之間也。抑余嘗讀放翁詩。有云死後是非誰定得。滿邨聽說蔡中郎。是中郎在昔時受誣已久。豈東嘉亦襲盲女之彈詞而故爲此歟。今得吾

潛莊表白之。而中郎純孝之思已盤旋于紙上。宛轉于當場。從此旗亭歌肆。遠近流傳。韻士騷人。固咨嗟而欲絕。卽田夫村嫗。亦拭目而改觀。其感人爲甚深。而其有功於名教爲甚大。寧得以施孟衣冠目之爲俳優小技而已哉。歲在昭陽赤奮若壯月上澣弟星。

臨識

